责任编辑:陈颖宋昕 今晚 衣 副刊专刊部电话:23602873 2025年4月13日 星期日

逶迤起伏的山,是中条 山脉中的一座山。但它有一 个特别的名字,叫风口山。 风口山中,有一个小小的村 子,叫风口村。

这座山的名字,从前可 没有什么诗情画意,倒是忧伤 和烦恼的代名词。风是这座 山的特产,风是这个村最大的 财富。一年四季,风如夏日的 蝉鸣,就那么没完没了地聒 噪着,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站在风口山上纵目远 眺,山上高高低低的树,都是 冷冷的表情。只有山坡上的 杏花,开得热烈,豪放。树不 摇,草不动,风在哪里呢?低 头看看摆动的衣襟,抬头看 看远处旋转的风车,就知道 风在哪里,风是如何地黏人 了。它就像受委屈已久的孩 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倾诉的 对象,唠唠叨叨,缠缠绵绵, 哀鸣不已。

村庄、大山,就以这个任 性的孩子的名字命名了。本 来是野性的、原生态的、孤独 的、高傲的、倔强的,但一条 古盐道蜿蜒而来,这山便厚 重起来,丰富起来。隐约的 马蹄声、鼻息声、脚步声,也

儿时,每到暑假,我都

会读课外书。我们居住的

院子,有个很大的门洞,每

天完成作业后,我会拿个小

马扎,来到门洞处坐下来安

扎。把小饭桌搬到院子里,

全家人坐着小马扎围在一

起吃饭,是当时的

一道风景。我坐着

小马扎读书,有时

时。小马扎成了我

忠实的朋友,它与

我做伴,陪我度过

读书的好时光。

一坐就是几个小

那时,家家都有小马

读高中时,常和几个爱

好文学的同学,利用课余时

间去语文老师家请教。老师

的家就在学校后院,记得每

次去,老师都会从屋里拿出

几个小马扎,我们围坐在老

师身旁,和老师交流读书的

感受,聆听老师的指教。不

知不觉间,天色暗下来,繁星

静地看书。

布满夜空,我们才依依不舍 地与老师告辞。

后来,小马扎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住进单元楼的 人家,告别了这些小家具,楼 宇间、庭院里,再不见坐在小 马扎上乘凉或一家人围坐吃 饭的风景。小马扎只留在了 记忆中。

有一次,我与小 马扎又意外重逢 了。那是在逛书摊 时,小街上大大小小 的书摊透露出书的 "烟火气",弥漫着浓 郁的书香,我情不自

禁地蹲下身,翻找着心仪的 书。不一会儿,便见摊主递 给我一样东西:"您坐下慢慢 看,蹲着累。"我只觉得眼前 一亮,那是一把小马扎。与 小马扎的邂逅,像是旧梦重 温。轻轻地坐下,只觉得有 小马扎的支撑,读书更踏实、 安稳。它与这遍地的图书, 共同组成了一道美的风景。

瞪口呆的样子。它俯视我, 不可一世的样子,巍峨耸 立。巨大的、几十米长的风 车叶片,像巨大的手掌,在抓 捏着风,一如儿时,在小溪中 用手抓水一样。嗡嗡嗡的轰 鸣声,真像是大山发出的咳

林,让山变得洋气起来。虽是 人工培植,但沉默的山却不 那么看,它觉得是自己孕育

嗽声和呻吟声。 一片一片茂密的油松

风口山

变成一只小鸟,在风中飞翔。 一架一架的风车,在唱 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 看,这风车都像在移动,只不 过一个是上山,一个是下 山。吃力或轻松,由凝视的 角度和方位而定。但是,只 要站在风车之下,便会大大 地震撼。这庞然大物,像个 巨人,而我变成了童话里的 小矮人。我仰望它,一副目

许还有山歌声、马铃声,风愉

快而又忙碌地承担起了传递

催绿的。山上的各种花朵,

种果实,一定都是风吹落的。

池。这山也是千年的山了。

那么远又那么近的古盐池,

想必在四季风景的变化中,

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吧。

一定是风催开的。山上的各

山下,是千年的古盐

山上的树木,一定是风

的责任。

俯瞰一下,觉得自己会 出的儿女。没有油松林,夏 天的风口山已经很凉爽了。 有了油松林,更是凉上加凉, 太阳再也无法无遮无拦地散 步了,它像个淘气而又顽皮 的孩子,只能从树木的缝隙

> 很自然,这里也是避暑 胜地,更是度假的好去处 了。绿树掩映,红白相间的 房子,很精致的风景,恍若置

中偷偷摸摸地穿行了。

身于欧洲的小镇了。家乡人

形 容 春 光 怡 **● 成语新说**

间自由飞翔、啁啾鸣唱。春

风吹来,踏青赏春的人们看

着五颜六色的花儿,听着悦

耳的鸟鸣,呼吸着淡淡的花

感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这其中任何一方都是

自由的。万物共生于自然,

春秋相对,不由想到"万

香,顿觉心旷神怡。

而又各得其所。

鸟语花香

鸟语花香,

人。春日的郊

绍,这里还是国家级的森林 康养基地,他们以为我知道, 责任在我,我应该知道。只 是季节不对,若是夏天来就 好了,它的美、惬意、舒适、诗 情画意,都集中在炎热的夏 很多年前来过,印象中

都是朴实的,也没有向我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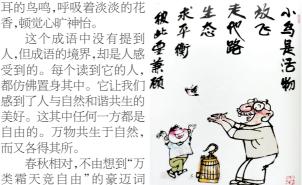
很荒芜,而现在,生机盎然。 油松林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 毯,盖在风口山上。无论山 体如何的黄,树木如何的褐, 枯草如何的惨白,这一片油 松林像绿色的宣言、绿色的 呐喊、绿色的火焰,让整座山 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上了风口山,映入眼帘

的山,已不是山了,而是塬。 横七竖八的塬,像贝壳的纹路 一样,层层叠叠,妙趣横生。 那小小的梯田,像裸露的贝 肉在蠕动,是的,在缓缓地蠕 动。想起乡民,我的笑有点凝 滞和苦涩了,耕种不易啊,一 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既不平 整,且又不大。慷慨的大自 然,有时候,又那么吝啬。

风口山,风口村,站在风 口之中,感觉风把我也吹拂 成了风口人了。

句。这其中包 含着大自然的 真意、善意和美 意。也许,这就 繁花遍野。鸟**闻云飞**文 李殿光 画是天 儿在花草树木 是天人合一的

相形之下,任何一个笼 子中的鸟叫声,都显得有点



类霜天竞自由"的豪迈词 投寄本报副刊 稿件众多,凡手写

启事 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 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

见报或未接反馈, 作者可另行处理。

感谢支持,欢迎投稿。投稿 邮箱:jwbfkb@163.com

水碧天蓝鸭跖草

瑶华

浙江青田县的地名由 来,和当地盛产一种名叫 "竹青"的植物有关,"叶似 竹,可染碧"。初看描述,会 以为人们用它的叶子来染 色,但能用来做染料的其实 是含有花色甙的蓝色花 朵。这种植物的学名为鸭 跖草,在野花中,它的花色 格外碧蓝鲜明,引入注目, 俗称"蓝胭脂草"。唐代《本 草拾遗》中形象地描绘其特 点:"生江东、淮南平地,叶 如竹,高一、二尺,花深碧,

有角如鸟嘴。北人呼为鸡 舌草,亦名鼻斫草。" 鸭跖草和"鼻斫"有什么

关系?这来自于 《庄子》中记载的 个故事:"郢人 垩漫其鼻端若蝇 翼,使匠石斫之。 匠石运斤成风, 听

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 立不失容。"大意为一个楚国 人(郢人)在其鼻尖上涂抹了 像蝇翼那么薄的白垩,然后 请技艺高超的匠人(匠石)将 其砍去。匠石挥动斧头,只 听一声斧响,白垩被完全砍 去,而郢人的鼻尖却毫发无 损,郢人站立不动,神色也未 曾改变。"匠石斫鼻"后来便 用来比喻技艺高超。

鸭跖草的花朵共有3片 花瓣,上方的两片为蓝色,下 方的1片为白色,中心位置 是一簇花蕊。如果将它的花 朵想象成一张人脸,这片白 色正处于鼻子位置,便让人

联想起在鼻子上涂石灰的相 关典故。和它同属的植物竹 节菜花型与之相似,3片花 瓣却都是浅蓝色的,可以根 据这一特征区分二者。

"斫"字后来讹作"跖", '吴人呼为跖,跖斫声相近 也",但"鸭"字却显得蹊跷, 鸭跖草的叶片形状与其说像 鸭掌,不如说像鸡爪。有人 认为,可能和鸭子爱吃这种 草有关。其实,鸭跖草的嫩 茎叶人也能吃,凉拌、炒食均 可,还有清热消肿的功效。

因为花朵略像张开双翼 的昆虫,鸭跖草又名碧蝉花、 青蜂川、翠蝴蝶。宋代杨巽 斋在诗中形象地写道:"扬葩 簌簌傍疏篱,薄翅舒青势欲 飞。几误佳人将扇扑,始知 错认枉心机。"鸭跖草虽有柔 弱之美,终究不登大雅之堂,

宋代诗人翁行不禁为它鸣不

平:"露洗芳容别种青,墙头 微弄晚风轻。不须强入群 芳社,花谱原无汝姓名。"董 嗣杲却在诗中代鸭跖草-抒胸怀,认为它虽生于田野 乡间,遭受富贵人家的冷 落,却能在染色中发挥作 用:"翠蛾遗种吐纤蕤,不逐 西风曳别枝。翅翅展青无 体势,心心埋白有须眉。偎 篱冷吐根苗处,傍路凉资雨 露时。分外一般天水色,此 方独许染家知。"鸭跖草花 朵颜色明净可爱,但染成布 料后不易固色,遇水便褪。 明清时,用它制作的颜料主 要用于在灯笼上画图案, "巧匠采其花,取汁作画色 及彩羊皮灯,青碧如黛"。

星期文库

野草闲花之七

溦信群也要"断舍离"

鞠志杰

是方便人们交流沟通,增 讲亲情友情。但发展至 今,很多微信群已变了味 儿,有诵讨微信群搞营销 的,还有通过微信群刷票 刷分的……而那些和现 实生活密切关联的微信 群,如家庭群、同学群等, 尽管相对稳定,但活跃度 已大不如从前。究其原 因,是因为微信群被人为 地赋予了太多的功能,离

生活越来越 远,人们已对 它失去热情。 所有的兴

趣爱好群,创建的初衷都 是为了研习和切磋技艺, 但慢慢地大都变了味。 晒与吹捧是这类群的两 个永恒主题,群里的人要 么不分内容地点赞,要么 长期"潜水"作壁上观,极 少有人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和中肯的批评,谁都不 愿意说真话。偶尔有个 "愣头青"跳出来挑点"毛 刺儿",结果却引发了一 场争吵,最终以"愣头青" 被移出群而收场。而且, 活跃分子永远是与群主 关系密切的那几个人,他 们不仅线上热聊,也经常 在线下相聚。很多这样

微信群设立的初衷 的兴趣爱好群,最终都变 成了约饭群。

不管什么群,当里面 只有一种声音时,这个群 都会慢慢走向沉寂。而 那些无比热闹的,不是在 争吵,就是正在酝酿一场

不可否认,有些微信 群已经成了鸡肋和负 担。有的群寂静无声,只 剩下情怀,人们"挂"在里 面不是为了聊天,而是为 了怀念一段岁

月。有的群,于) 自己毫无用处, 但里面有几个 关系非常不错的朋友,干

是偶尔不咸不淡地扯上 几句,算是对朋友有个 一个群就是一个小

生活圈,群里的生态,差 不多就是现实生活的真 实写照。有群不能畅谈, 同群却不共情,想退又不 敢退,这样的群生活,无 异于同"群"异梦,无聊又

无论是建群者,还是 入群者,和那些没啥用的 微信群来个断舍离吧! 让微信群回归聊天的本 来属性,让使用者都感到

伯伯给我打来电 话,说大娘的风湿愈发 严重了,希望我抽两天 时间,带大娘到武汉的 大医院去看看。我的大 娘,没上过一天学,自打 20岁嫁到我们村子后, 半个多世纪以来,去过 最远的地方,不过是二 十里外的小镇。

出发前,我脑子里 总是想到一个人-《红楼梦》里的刘姥姥。 我想,当70多岁从未出 过远门的大娘,看到各 种稀奇的事物

时,应当也会 变成刘姥姥 吧! 我甚至生 出几分得意, 想着这次要让 大娘好好见见 世面。

列车上,我 问第一次坐高

铁的大娘:"坐 椅您觉得还舒适吧?"大 娘说:"没有家里你伯伯 做的那把竹躺椅舒适。 虽然已经用了快二十年, 但只要躺上去,最多摇晃 十下,我就能进入梦乡。 我又说:"您看窗外,车速 现在达到了每小时260 公里,您知道这是什么概 念吗? 就是说从咱们村 子到镇上,伯伯骑电动车 要半个小时,而我们只需 要四分多钟。"大娘对我 瞪大了眼睛,回答让我哭

笑不得:"你伯伯用那辆

电动车带着我去镇上,我 们有说有笑,要聊好长一 会儿天才到。你说这火 车才四分钟,我们说两句 话就到了,有必要这么赶 时间吗?"

出了火车站,我一招 手,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面 前。我对大娘说:"城里 车多,去哪儿都方便。"大 娘说:"是,车这么多,太 吵了。"我指着一幢摩天 大楼说:"大娘你看,估计 有80层高。"大娘说:"住 那么高,心里不堵得慌?"

> 甚至,我把拧开 的纯净水递给 大娘,大娘也会 感叹一句:"还 是家里烧的白 开水好喝。"

董

௱

北

越往后聊, 我越没了信 心。下午从医 院出来,我原计 划找家旅社住

黄鹤楼和东湖去转一转, 但大娘死活不肯,非要急 着回去。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年轻人想逃离农 村,而像大娘一样的老 人,却偏偏想逃离城市。 最后我问:"大娘,您是不 是觉得,城市里啥都不如 农村好?"大娘踌躇了一 下,回答道:"也不是没 有,比如那个女医生,年 纪轻轻的,说话也温柔, 可比咱镇上那个不耐烦

的黄医生好多了……"

一晚,第二天再带大娘到